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王端阳 / 著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王端阳 著

## 前 言

2006年5月我在北京大山子文化创意产业区办了一个摄影展，内容是天津红卫兵砸教堂的全部经过。因当时不许搞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活动，影展就改了个名字《教堂·1966》。其实1966已经成了一个特定的符号，稍有点历史知识的都明白。

影展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这启发了我，随后我在博客上发表了我的《一个红卫兵的日记》，也引起了不少海内外人士的兴趣。

文革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如何来具体评价文革，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法也会不同。中国有个古老的成语叫“瞎子摸象”，是讽刺看问题不全面，带有贬义。我却有相反的看法：一个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实是很难看到“全象”的，甚至是不可能。但是只要他看到了“一部分”，并把“这部分”如实地描述出来，比如像“一堵墙”，像根“柱子”，那就行了，不可求全责备。几个“瞎子”凑起来，就接近一个完整的象了。

我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我当时是红卫兵，还是很活跃的，干了很多现在看来非常荒唐、疯狂的事。可在当时却是有其思想脉络的，很多事的发生也是有其必然性的。我发表我的日记，就是要让人看到当时一个红卫兵的思想轨迹，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反思，也为研究文革的人提供一点真实的史料。

##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当然很多人和我的处境不一样,比如直接受到冲击的人,那些“走资派”、“狗崽子”等等,肯定和我的感受不一样,我也很希望看到他们的回忆。

这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肯定是站在自己那一派红卫兵的立场上,所以看法肯定带有“派性”,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而且也会涉及一些人,但为了保持“原汁原味”,也只好这样了。

我再次对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表示道歉!特别是天津市的老领导万晓塘、张准三、胡昭衡,天津一中的老校长韦力、黄健及各位老师,以及曾经被我抄过家的人和教堂的神职人员。

在编辑过程中,我只对个别错字和不规范的标点符号进行了改正。

照片除了前四张批斗会的之外,其余均为我摄。

王端阳

2007年6月

## 一九六六年

5月30日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斗争,就是同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思想更加伟大,更加深入人心,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掌握。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广大群众,就是把印把子、刀把子、文艺批评等等一切权力都交给了工农兵群众。假如中国再出现什么赫鲁晓夫、“三家村”黑店,不管“权威”再大,只要反毛泽东思想,那就把他彻底粉碎。工农兵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那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修正主义上台的可能,即使上去,也会被打下来。

下午看电影《列宁在1918年》,非常好,列宁说的很多话在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中都能起指导作用。敌人暗杀列宁,血告诉我们对敌人只能使用“霸道”,实行镇压和专政。

克平填人团志愿书了。

注:克平——我弟弟。

6月1日

今又是国际儿童节了。后来者居上,现在的少年儿童都已经开始学习主席著作了,也都投入到目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了。

##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晚去找炳合，张军也回来了。他已是党员，穿戴很朴素，进步快呀！他是特等射手，五好战士，技术能手等等。炳合明就要回来。

6月2日

今学校发生了一件空前大事。有的同学们听了北大七学生写大字报的事和《人民日报》按语，心里很激动，也给学校领导写起大字报，这很好，很坚决。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全校同学都起来，革命热情很高。但是矛头没有指对，说校党支部站到邓拓的一边去了，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帮凶，今下午刚作了一个一小时的动员报告是为了打掩护，堵同学们的嘴，还指名批了几个老师领导……矛头应该指向谁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要引导好同学们斗争，向邓拓黑帮开火。黄健找我们谈了一些问题，说是上级不叫写大字报，搞大的批判活动，（这是错误的），学校党领导是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不少错误，但是一定要分清错误的性质，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高三几个出身好的同学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号召同学们一定要分清敌我，站稳立场，把矛头指正。一定要彻底粉碎黑帮，拔掉黑旗。坚决响应党支部的号召，团结在党支部周围，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件事是一件大好事，可以看到同学们的高涨的政治积极性。同时同学们给学校提了不少意见，很尖锐，很好。给学校领导“将”了一下“军”，太落后于形势了。学校就是冷冷清清，同学怎能没意见。但是一定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看本质。

大字报都贴满了墙、炉管……总之一切可贴的地方都贴满了。

注：黄健——女，天津一中党支部书记。

6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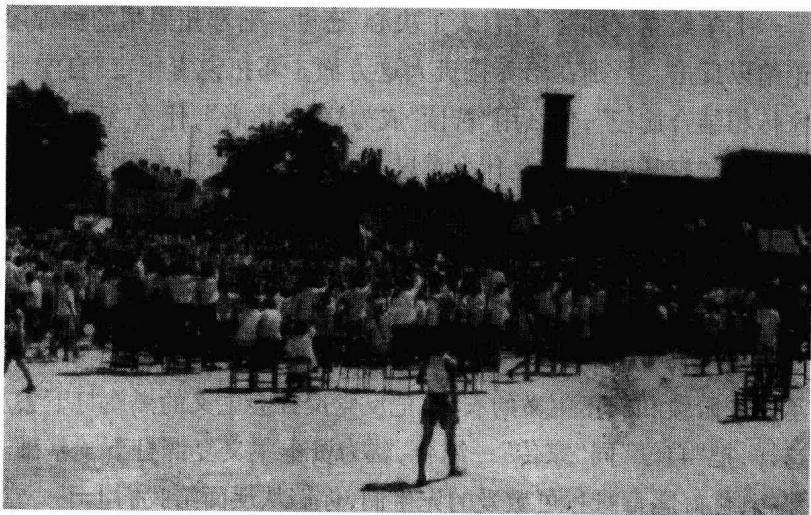
下午召开了全校师生声讨邓拓黑帮的群众大会,有近三十人发了言。大家斗志昂扬,怒气冲天,决心彻底铲除黑线,拔掉黑旗,砸碎黑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斗争会开得好,大字报更多了,但矛头都是指向邓拓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的。

下午,中共中央发表决议,重新改组北京市委,任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胡为第二书记。新上任市委撤掉北大陆平的一切党内外职务,派张承先为首的四清工作队去北大。真痛快,利落。

晚上写了声讨邓拓的文章。完已十一点半多了。准备给党支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各一份。

晚妈妈回来。

斗争在深入,更加尖锐。



批斗大会会场

6月4日

今天一天都没上课。斗争锋芒指向学校的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大毒草。大字报、漫画、讽刺诗都满了，尤其是教学组、图书馆、老师饭厅等处，都是指名揭露的，十分尖锐。同学们的威风大起，教研组的桌上，墙上，椅子上，黑板木版上都满了，以后又拉了几条绳子。有些老师的罪恶太大了，完全用资产阶级一套教育腐蚀青年，大讲色情、名利地位、学者之类。毒你们已经放出来了，现在我们该好好清洗了。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同学的眼睛最亮。

韦力是个变质分子，生活腐化堕落，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党性。袁世凯孙女结婚时，化了二三千元钱，大摆酒席，韦力不但不管，反而参加祝酒，请问，你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在学校搞舞会，酒宴，还请华侨伴奏，真太不像话了。不贯彻阶级路线，叫同学死读书，读死书，不实行劳动化……韦力是一株大毒草，一定要根除。

上午给党支部写了信，表示了决心、态度。对邓拓黑帮的种种谬论给以反击。特别在培养接班人这方面。邓拓说青年走“自学和家传相结合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使青年都不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不要上山下乡去边疆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都老老实实地蹲在家里死读书，读死书，不要过问无产阶级政治和时事，而去“读尽一切”剥削阶级歪曲的“资料”，不要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要历史唯物主义，不要“一分为二”。“家传”又是什么呢？就是继承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衣钵，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打下去。这样，把“自学”同“家传”一结合，就为资本主义复辟打下了基础。邓拓，你好恶毒呀！可敬爱的先生们，你们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极生动、极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使我们更加懂得一个革命的青年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一定要事事突出政治，永远突出政治，把毛



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再有一些时候,我就将毕业了,我站出来了,听从党和国家的挑选,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虽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但是并没有经过革命的暴风雨。这次历史上最大最深入的大革命我赶上了,一定要投入进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在暴风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

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注:韦力——天津一中校长。

袁世凯孙女——天津一中老师。



批斗韦力大会主席台

6月5日 星期日

12:00—3:00 是我们护校。今虽是星期日,可学校同往常一样,又抓了马天牧等五人游了街,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身上贴满了标语,脸上涂满了印油,红色,糨糊的混合物,同学人心大快。

今天大字报更系统、深刻了。都有了编者按。一篇不够,再来续



韦力被戴高帽

集,集外集。大字报的威力可真大呀,牛鬼蛇神的威风全部扫地已尽。

三点钟,学校党支部召集了全校革干、贫下中农、工人子弟开了个会,给指明今后的方向,并让大家讨论了问题和方法。问题是还没有把95%以上的人全部发动起来。资产阶级“权威”对干部子弟是最恨的,同我们说话总是很小心,警惕。有些资知分子子女才是他们的“得意门徒”,他们有共同语言,对这些“接班人”才是言无不尽的。一定要启发他们说,清除牛鬼蛇神,同时又改造自己。

在斗争中要特别注意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个最好的时机。看了以后觉得干革命就得必须老老实实地按主席的话去办。

什么是重在表现?!就是看你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现在是掉不掉脑袋的时候了,谁还去管你考不考大学的事。

时间太紧,不能多写了。

注:马天牧——天津一中老师。

6月6日 星期一

一早得知十六中同学受压抑,我和廖晓淇写了篇声援十六中的大字报,贴到十六中,同朱强“反对派”的一些人谈了谈情况。学校党支部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至少是个右倾机会主义,怕同学起来,怕“乱”就是怕革命。本来今天要去劳动,后同学要求,市委(教育局)决定推迟三天,党支部说是党支部的决定,这三天都搞些什么呢,光是开会,不让你有机会揭,三天过后就走人。现学校形成二派。弄得很分裂,很多同志受蒙蔽。还要给点火。昨晚他们开会到11点半,今早又开会,对付我们的大字报。

下午又写了五张,比较尖锐、明确,指出你们党支部有问题。贴在十六中健身房里,我并给读了,影响不小。

之后李罗力、孟通找我、胡国清谈了会儿。他们有点“叶公好龙”,怕“乱”。后孟通跟我说,就要大搞,他不相信党支部。我说就这样,不要怕“乱”,“乱”是正常现象。后李安龙也来了,九点多钟才回来。

注:廖晓淇——同班同学,我班团支部书记。

李罗力、孟通、胡国清、李安龙——天津十六中同学。李罗力是天津市长胡昭衡的儿子。

6月7日

这几天,十六中来了不少人。昨天十六同学曾拉住我们,问我校情况,我们大肆宣传,并叫他们来我校参观。李庆春、吴亚明等都来了。我们给她们讲了一中的形势,并讲我们的斗争还很不深入,差得很远。

下午本想再写张大字报,后因故未写。

注:李庆春、吴亚明——十六中女同学,我小学同学。

##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6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就听说十六中的喜事。市委派工作组去十六中,解除十六中党支部的一切职务。李定也去了。

下午马上送去一张祝贺信。说你们是革命的“孙悟空”,敢于大闹资产阶级的“天空”。

上午王战生来了,看了一遍后,很激动,马上回去大搞。河大附中受点压制。下午尹群英、杨清波把大字报给送去,有一些影响。

班上选我为这次斗争的积极分子。

注:李定——天津市委副书记。

王战生——河大附中同学。

尹群英、杨清波——天津一中同学,不同班。

6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去开积极分子大会(体育馆)。听了市委组织部部长马瑞华的讲话,非常好,我们有了主心骨,党在直接领导我们。另外也提出了意见,指明今后的方向。下午又讨论了,晚上也讨论了,就不多说了。

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文件了,这两天虽也常学,但总觉得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斗争中学。

晚胡大广和廖晓淇吵了起来。胡对廖早有意见,但一直不说。胡私心杂念还比较多。

现学校出了不少事。

会上遇到战生、冠群、克平、孟通等人。讲了各校情况,形势大好。十六中7日晚用武器把党支部的人都压了起来。

几天没回家,几天没脱鞋,几天没洗脸,现在可以整顿一下了。

注：马瑞华——天津市委组织部长。

胡大广——同班同学。

## 6月10日

今买来一套毛选(四卷)。我要了。

上午传达了马瑞华报告,接着讨论。下午自己学文件。

6点半钟左右我和廖晓淇去十六中找孟通、李罗力。和孟通谈了会,互相交流了几点经验和注意事项。我说现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央社论,脑子要跟上形势,不能光搞警卫,更重要的是回到班上组织同学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好好学习主席思想。我把我自己收集的那本社论给了他。

## 6月11日

今上午把韦力提到学校,往日威风全没了,很“老实”,穿件破衣服,小子心里有鬼。上午让他看大字报,还抱着一大堆大字报,他满头是汗。同学情绪激昂,大喊口号,还给照了三张象,真有意思。以后又让他大声念:“……我是大阴谋家,大舞蹈家……”还和一些牛鬼蛇神聚了会。

下午开了揭韦力的大会,很多人上台发了言。把韦力揪到台上,自己记录,胆战心惊。

又有几人给党支部、黄健提了意见。我觉得党支部就目前情况来说还是可以相信的,就是有些跟不上形势,有缺点,有错误。

现在我又没什么具体的事了,老师情况知道得不多。现就集中在学习,收获不小。

自己组织问题还未解决,不知怎么回事,心里不是个味。但我能克制自己,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坦白,如果是一心为革命,那就不会为个人的事患得患失。自己还很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受

##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点波折、委屈、怀疑也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学好毛泽东思想。

范瑾干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成了廖沫沙的帮凶，被撤掉《北京日报》社长的职务。这是十分英明的。但现在不知小胖怎么样了，能经受得住这次考验吗？我想给她写信鼓励鼓励，但又犹豫，为什么？这是对革命同志的态度吗？在同志困难的时候，要伸去友谊的手，帮助她，鼓励她前进，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永远革命，一心革命。在革命的征途中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总要同这样或那样的困难、障碍进行斗争，有时也是痛苦的。但只要想到革命先烈，想到我国的前途，就会勇往直前，就会大无畏。

注：范瑾——原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

小胖——范瑾大女儿。

### 6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去看《逆风千里》。影片大肆污蔑解放军，美化敌人。编者居心是十分恶毒的。真是“逆”无产阶级的东“风”，“千里”矣。

回来后又接着给小胖写信。心里有话，想说，但又不知怎样说。希望能共同前进，希望范瑾想想黄敬同志，想想革命先烈，想想世界人民，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学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脑子又清醒了一些。现在最根本的就是学好主席著作和一些社论，使自己脑子跟上形势。

《四卷》给了克平，我等要字典纸的。

注：黄敬——曾任第一任天津市市长、一机部部长，范瑾丈夫，1958年去世。我父亲玉林是黄敬入党介绍人，时任天津作协副主席。

### 6月13日

上午在体育馆听了万晓塘的报告，很好。这次特别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红

旗》的社论，在风雨中锻炼成长，学习阶级斗争，做革命接班人。斗争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青年有革命热情，敢于革命，这很好，但是要沉住气，斗争是长期的等等。另外市委决定发给天津学生每人一本主席语录，博得全场人的热烈欢呼。这真是党对我们的无比关心，真是雪中送炭。

张新昌表现很不好。在运动开始时说学校搞得乱七八糟，不想去。后廖晓淇找他，他说什么觉悟低，知道情况少，就不想参加，觉得乱七八糟。今日他又找廖，说过去因团支部没领导好，不知干什么，成天学社论，没意思，所以不想来。当然团支部没组织好是有缺点，但是这次大革命是靠自觉的。毛主席、党中央亲手修改、精心写出的社论没意思，那什么有意思?! 这完全是不想参加运动，不想革命，不想突出政治，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今高三2收到北京四中的一封信，说要联合全国高中毕业生不进考场。非得主席亲自叫去考才考。这是什么意思呢？剖开画皮，就是要反对党，转移同学斗争锐芒，造成混乱。如果有意见可以向党中央提，可为什么写匿名信煽动，还打着听毛主席话的红旗干这反革命勾当，真是居心恶毒。阶级敌人是不死心的，总是想乘机破坏，捣乱。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呀！一定要提高警惕，遇事用毛主席话和阶级分析方法看，千万不能上当。

在暴风雨中好好学习主席著作，这是最根本的。

中午葛世民来校，有一年多没见了。他已入党，当了班长。

注：万晓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张新昌——同班同学。

6月14日

上午全校传达万书记报告。有错误三处。

下午讨论报告。对党支部有意见、看法。

##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6月15日

下午发了主席语录。我一定把毛主席的书当作观察一切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当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最锐利的武器,当作我做人的根据。

晚在学校睡的,工作队来校。

6月16日

下午,全高三毕业生积极响应北京女一中、男四中的倡议,要打破一切资本主义的新科举制度,要求取消高考,从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最积极,立场最坚定的人中挑选人才,进高级学校。我们坚决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绝对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宁可不睡觉,不吃饭,不升学也不能分一点心,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下午,我们几个革干子弟写了倡议书,马上刻出90多份,分发到各校。印出后,已是10点多钟,我们几个冒雨送信,经受了一次小小的考验。来回有几十里路,踏得很快,整整用了2个小时。12点才回来。

小俞来信,讲了北京的一些情况。女一、男四支部全烂掉了。她说范瑾不是我的妈,我是党的女儿。妈妈被罢官了,罢得对,罢得好,否则爸爸的血就白流了。他的革命意志、决心深深地感动、教育、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向她学习,做疾风中的劲草,暴风雨中的海燕,经受住一切考验。我把信给其他几位同学看了,都表示非常支持她。革命的友谊万岁!

底稿留下了,不多写了。

注:小俞——范瑾二女儿。



6月17日

上午又去了铁路中学、女二中、十六中、河大附中、天南大附中、九十中送信。又下了小雨。

科举制度毒害了我们几千年，现又成了“紧箍咒”，束缚同学们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不彻底打碎它怎么能行。这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伟大革命，我正赶上，真是太幸福了。

晚给小俞回信。郑国江、宋平分也写了信。

注：郑国江、宋平分——高三同学，宋是天津副市长宋景毅之子。

6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同时刊登北京女一中、男四中的两封信。

党中央和毛主席真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大大地长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志气，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

上午，学校沸腾起来，锣鼓宣天，鞭炮齐鸣，大家都跳着、议论着。九点钟开了庆祝大会，天津电视台、广播电台都来到我校。

下午，高二5、6两组提出把我校变成半工半读的试点学校，引起全校广大同学反应。

有几个人骑车去北京了，我、廖晓淇找陈力，他就是不叫去北京，说什么情况不同，分散精力等等，我们没管，还是到了北京。

注：陈力——天津团市委学校部部长，市委派驻一中的工作组组长。

6月19日 星期日

本约定8点在北海后门聚齐，可王新锦没来。我和廖找了几个同学(有人大附中、四中、二十五中的)谈了谈情况。斗争十分复